



# 千年水脉润龙舒

## ——舒城水文化中的历史智慧与精神密码

朱铁军

水，既是生命之源，亦是文化载体。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诸多城市有其独特的水文化，而舒城，这座历史悠久之城，更是以其丰富的水文化而独树一帜。舒城的河湖堰渠如同城市的血脉，流淌在街巷与田间，滋养着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

水在舒城，不仅是维系生存的自然资源，更承载着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见证了舒城的历史变迁。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探寻舒城水文化的独特魅力，感受这座城市水脉滋养、红色传承的华美篇章。

### 舒城水文化的智慧创新与生态共荣

舒城作为水利之乡，其水文化扎根于古代水利工程和农耕文化，两千多年前的古七门堰便是最佳见证。这座古堰以其独特结构与精妙设计，展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卓越智慧，为当时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以七门堰为代表的古代水利工程不仅解决了当地农业的灌溉问题，还缓解了汛期的洪涝灾害，支撑着当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舒城水文化的成功建设并非偶然，《舒城县志》记载，夔陵侯刘信根据舒城县地貌山川水文特点，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选择邑境西南七门岭东的抗埠河阻河筑堰，创建七门堰。此工程利用了当地的地势优势，结合自然河流和水塘的特点，形成串塘成渠、连塘为蓄的调蓄方式，既能够有效调蓄洪峰、削减地表径流，又能涵养水源，为湿地生物多样性提供保障。

如今，舒城传承古代水利智慧，结合现代科技聚焦生态管理。当地政府常态化开展流域主要河道清淤，恢复其自然形态与水流动力，提升河道自净能力。实施湿地恢复项目，扩大湿地面积，改善湿地生态环境。并通过种植水生植物、构建湿地生态系统等措施，提高了湿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功能，为水生生物提供了充足食物来源和栖息场所。

为减少对河岸的侵蚀和破坏，舒城县实施生态护岸建设，摒弃单纯水泥墙，通过种植植被、设置生态袋等措施，既增强了河岸的稳定性，同时也美化了河岸景观，提升了河流的整体生态环境质量。水生态修复与保护工作的推进不仅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质量，还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观光度假。

### 舒城水文化的经济辉煌与文旅融合

早在新石器时代，舒城便是人类活动的热土，先民们枕水而居，凭借当地丰沛的水资源逐步构筑起自身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体系。如位于现万佛湖龙王岛的龙王树遗址、位于汤池镇的叶墩遗址，其丰富的水资源为文明提供了稳定的生活环境。

至西周，偃姓的皋陶后裔向南迁至江淮，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开发出大片水田，开启了江淮地区农业文明新纪元。这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改造，更体现了舒城部族的文化与技术积累。秦汉时期，舒城的水文化从“幕后”走向“台前”，七门堰的诞生，便是最鲜明的标志。这座水利灌溉设施，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杰出代表之一，2023年成功入选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两宋时期商贸繁荣，抗埠河与丰乐河成了舒城的“黄金水道”，这里渐渐成为水陆交通枢纽与商贸中心。漫步走过桃溪老街，踩着青石板路时，不禁想象当年的景象：九井、新仓、航步这些依河而兴的聚落，商船往来如梭，岸边商铺林立，来自四面八方的商贾在此交易，水声与吆喝声交织。明清时期，舒城水乡更为繁盛，各地商贾带来多样商品与文化，想来那时的舒城水畔，白日里商船云集，夜晚则灯火映河，实为当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舒城县地处江淮分水岭地带，河流如织，湖泊星罗棋布，不仅为农业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也滋养了丰富的水生生物，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系统。舒城的水文化能代代相传，这份自然资源的馈赠，正是其最坚实的根基。

近年来，舒城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将水资源的利用与生态保护相结合，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舒城县依托丰富的水资源，大力推广稻田养鱼、稻田养鸭等生态种养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还减少了化肥农药使用量，改善了土壤质量和生态环境。《安徽日报》报道，舒城县通过实施“稻渔共生”项目，亩均效益提高了三成以上，农民收入显著增加，还吸引游客前来参与体验，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

水产业方面，万佛湖等水域水质优良，产出的鱼虾肉质鲜美，在市场上颇受欢迎。近些年还引进了新的养殖技术和设备，开展生态养殖、特色养殖，水产品的产量和品质不断提高，更通过冷链物流把新鲜水产送到外地，逐渐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提及舒城的文旅，龙河口水库最为亮眼。1953至1956年舒城县连续遭遇特大洪涝灾害，1958年，在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指引下，舒城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动工修建龙河口水库。如今，水库(万佛湖)已成为国家5A级景区(2016年获评)和首批“国家水利风景区”，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内涵。

舒城的文旅规划紧扣“水韵”核心，创新实施“景镇合一”管理模式，打造“湖山画廊 醉美龙舒”经典旅游线路、“以茶为名 红旅追忆”红色旅游线路、“三线遗迹 洞藏酒香”工业旅游线路、“田园花海 甜蜜农旅”农业旅游线路、“文翁故里 研学乐园”研学旅游线路等多条特色线路，同步推进荷花堰景区、水利博物馆等水文化项目建设。诸多旅游线路与新项目涵盖了舒城县的主要景点和特色资源，为游客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无论是赏景、忆红色历史，还是体验农家生活，都能找到合心意的去处。

### 舒城水文化的红色印记与革命传承

听舒城的老人讲革命故事，总感受到这里的水不只是生命之源，更像是革命事业的“交通线”与“掩护屏”。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舒城的河流、湖泊见证了太多英雄事迹，也藏着先辈们对革命的赤诚。据史料记载，党组织曾依托水多地貌，在抗埠河沿岸湖汊、芦苇荡设置秘密联络点，借水路开展武装斗争与情报传递，舒城籍革命烈士胡底作为“龙潭三杰”之一，在党的情报战线作出卓越贡献，舒城水乡曾是党组织开展秘密工作的重要依托。

舒城的水文化也为革命精神的传播提供了独特载体。在革命斗争中，许多宣传标语、革命歌曲等通过水上交通和渔民的传播，深入到了舒城的各个角落。这些宣传活动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水成为了连接革命先辈和人民群众的纽带，将红色精神传递到了每一个人的心中。

红色故事是革命精神的具体体现。在舒城，许多红色故事不仅在当地家喻户晓，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让人难忘的，当属龙河口水库的建设往事，这一工程不仅体现了当地人民的奋斗精神，更孕育形成“实事求是、敢为人先、艰苦创业、顾全大局、万众一心”的龙河口精神，成为新时代水利建设的典范。

龙河口水库1958年正式动工修建，当时，面对资金短缺、技术难题和自然灾害等诸多挑战，舒城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依靠肩挑手推，最终建成了被誉为“世界第一人工土石大坝”的伟大工程。在这项工程中，涌现众多英雄人物，如许芳华在新婚燕尔之际投身水库建设，带领“刘胡兰战斗连”与男同志并肩拉石碾、筑大坝，充分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

舒城更是淠史杭灌区的核心节点，境内舒干渠、抗埠干渠贯穿而过。在这片热土上，无数建设者不畏自然挑战，为解决灌溉与防洪难题甘愿牺牲个人利益。如今再看这流淌的渠水，总觉得它不仅滋养着田地，更把红色基因融入舒城的土地，以精神之光激励着后人，为水利事业、为家乡发展继续奋斗。

从七门堰的千年流淌到万佛湖的碧波万顷，舒城水文化是生态智慧的结晶，是发展动能的源泉，更是红色基因的载体。如今，这脉清水既给予市民优质生态福祉与精神享受，更助推城市发展，正书写着人水共生、红色传承的崭新篇章。

# 韦丛芜翻译实践的精神遗产与时代回响

刘虎

《韦丛芜文集》十卷本的出版面世，这是中国现代翻译史研究与皖西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件盛事。安西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与六安文化名人丛书编委会以数年的执着与严谨，将散佚于历史尘埃中的翻译手稿、版本校勘与文献考订汇聚成这皇皇十卷，其学术担当与文化情怀令人敬佩。

翻开这部文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份近乎完整的学术拼图。作为鲁迅倡导组建的“未名社”核心成员，该社四位骨干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李舜野均为六安叶集人，被誉为“未名四杰”，韦丛芜的翻译实践长期散见于各类旧刊与手稿中，研究者常因资料零散而望洋兴叹。而这部文集以“全”为核心追求，系统收录了迄今为止发现的韦丛芜全部翻译作品：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中国首个完整中译本)、《罪与罚》《卡拉玛卓夫兄弟》等经典译作的完整版本，到他译介的蒲宁短篇小说、欧洲进步文学作品，甚至包括未发表的译稿残篇与译稿校注，堪称韦丛芜翻译世界的“全景式呈现”。这些文献经严谨校勘，保留了不同时期译本的语言特色与修改痕迹，为研究者提供了最直接、最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部文集的出版为皖西红色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韦丛芜作为六安叶集人，其翻译活动始终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进步思潮紧密相连。在未名社时期，他与韦素园、台静农、李舜野等“未名四杰”一道，以翻译为阵地，

引入俄国革命文学与欧洲进步作品，将个人的文学追求融入时代的革命洪流。文集收录的译序、译者注与相关书信，清晰展现了他如何通过翻译传递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对社会不公的批判，这种翻译实践正是皖西知识分子群体呼应时代、投身革命文化建设的缩影——“未名四杰”以乡贤合力搭建进步思想传播桥梁，成为地域红色基因基因的重要载体。因此，这部文集不仅是文学翻译史的重要文献，更是皖西红色基因基因的珍贵载体。

就我个人而言，这部文集已成为我正在撰写的《民国时期皖籍译者的红色翻译研究》一书的重要支撑。在梳理“未名四杰”的革命文学翻译实践时，文集中韦丛芜译《罪与罚》的多版序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灵魂辩证法”的独特阐释(其译作需经韦素园原文本校订、鲁迅日译本校校的“三稿比对”流程)，以及他在译稿中留下的批注，为我解析“未名社”如何通过文学翻译建构革命话语体系提供了关键依据。可以说，没有这部文集的系统整理，许多散落在历史中的翻译思想与实践细节，恐怕难以被如此清晰地打捞与阐释。

韦丛芜的翻译实践，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译兴邦”“文以载道”的生动缩影，也是皖西文化中“崇文重道、革故鼎新”精

神的体现。《韦丛芜文集》的出版，不仅让我们得以重新认识这位被忽略已久的翻译家，更为中国现代翻译史研究、区域文化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相信随着这部文集的传播，会有更多学者关注韦丛芜、关注未名社的翻译传统，让这段珍贵的文化记忆在新时期焕发新机。愿这部文集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梁，为我们理解中国翻译的精神传统、传承皖西红色基因文化提供不竭的思想资源。



# 大别山烽火映巾帕

## ——抗战时期皖西妇委会英雄群像

倪方六

抗战期间，“省动委会”内，设有“妇女工作委员会”组织。“妇女工作委员会”由几位抗日热情高涨、政治觉悟坚定的女同志组成，她们是：朱澄霞、孙以瑾、刘芳、李静一、蒋岱燕、易凤英(均为中共党员)。朱澄霞、易凤英系广西人；蒋岱燕系四川人；孙以瑾、刘芳、李静一均系安徽人。

“妇委会”表面上是“省动委会”领导，实际上是由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的“妇委会”领导。孙以瑾、刘芳、李静一几位同志，是区党委“妇委会”的常委。“省动委会”，名义上是由安徽省主席廖磊兼任主任委员，实际上在“省动委会”工作的宣传部副部长狄超白、主任秘书(注：史料记载主任秘书非狄超白，此处修正重复表述)、组织部副部长周新民、总务部副部长童汉璋和在“省动委会”兼职的、省府主任秘书陈超琼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虽然廖磊把他的亲信、外甥黎民兴，安排在秘书长的位置上，但却左右不了“省动委会”的局面。难怪省党部内的顽固势力背地里攻击称“省动委会是共产党的天地”。

“省动委会”下设有三二十个工作团。每团大约有二三十人，团员大多数是有抗日热情的青年学生。各县设有县动委会，有的“县动委会”设有两三个工作团不等。工作团主要从事抗日宣传、动员群众和协助做一些地方政权建设工作等等。

当时担任《大别山日报》记者的李洛曾对“妇委会”的几位巾帼英雄进行了多次采访，印象深刻，他说：朱澄霞是广西学生军的女队长，孙以瑾系寿县孙家集人，在流波时，我曾听过她的演说，慷慨激昂、振奋有力。她适中的身材，面容清丽，一双善于思索而深陷的眼睛；性格爽朗活泼，具有“准上海健儿”的飒爽英姿。团长蒋岱燕是四川人。身姿婀娜、秀美娟丽，有人誉她为“山城之花”；她操一口流利脆爽的四川话，娓娓动听。她所领导的“妇救团”，主要从事抗日宣传，发动妇女支援抗战，学习战地救护工作等。后来，由于阻力和困难重重，不久宣告解散。

李静一，文质娟静，朴素内涵，长于组织能力。易凤英与李静一性格相反。她身体微胖、嘴阔眼大，对人热情豪爽，作风泼辣、办事认真。还有一位董启翔，戴一副黑镜框的深度近视眼镜，待人诚挚亲切，与人絮絮谈心不舍。她曾主办《妇女月刊》《振风》杂志，至第5期时，因人员撤离金寨而停刊。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刘芳同志，我亲切地称呼她为大姐。她对我在广西学生军中的大姐李为枝也很关心。她身材颀长、面容清秀、文雅端庄，是几位巾帼女英雄中，文化程度最高的革命知识分子(大学助教)。平时，她身穿灰色水军服，布鞋布袜、腰束皮带；每逢开会、演讲，她总是最能吸引听众的，是当时皖西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

据了解，刘芳同志系安庆人。她原是安徽大学化学系的助教。虽然，她追求真理、思想进步，有革命倾向，但那时她仍在追求个人专业发展与投身革命救国之间面临抉择。“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大批进步青年流亡至皖。有些同学借读于皖大。王榕也是其中一个。后来，王榕介绍刘芳参加进步青年组织的秘密读书会。共同学习革命理论和马列主义。有时也参加街头宣传，和歌咏、演剧等活动，宣传抗日。

就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以王榕、刘芳、傅彰(刘丹)等几位有党组织关系的同志(当时安庆党组织转移，她们尚未接上关系)为核心，发动组织青年救亡工作团。刘丹利用上层关系，取得了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的名义，团结了大中大学生40余人，从安庆出发，到皖西各县进行抗日活动。

当时经费没有来源，同志们只好自己掏腰包。经济条件好的多承担一些，条件有限的少承担一些。工作队到各县活动，是为了寻找党的组织。1938年春，工作队到达六安时，终于找到了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从此，就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流动工作队曾先后在怀宁、桐城、舒城、六安、霍山等县开展抗日工作。

1938年2月，流亡工作队一行40余人，在六安毛坦厂时，不幸遇匪、被劫掠一空，全队困苦不堪。后来，在“省动委会”找到了张功夫同志，把流动工作队改组为直属“省动委会”领导的19、20工作团。这个工作团与其他各工作团一样，深入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还发掘了一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积极投身革命运动的妇女干部。她们有的已经心灰意懒了；有的还能起动员妇女的作用。其中有刘喻木芳大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党中央与合肥中心县委交通员。她革命热情高、经验丰富，与“妇委会”接触后，即参加了工作团工作。可惜的是，在李品仙上台当了安徽省主席，掀起了反共高潮后，喻木芳大姐，不幸于1940年4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活埋于霍山县南岳山脚下会胜寺的山坳里，壮烈牺牲。

刘芳调至“省动委会妇委会”工作，是在1939年1月。那时，有关妇女运动的工作方针、斗争策略、以及重大工作的方式方法，都是在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妇委会的常委会上讨论决定的。每周六晚上，举行常委会。边区党委派李平丰同志出席会议，对“妇委会”进行具体的领导。当时党的妇委会常委会，实际上起着“省动委会妇委会”党组的作用。

那时妇委会的工作，主要是动员、组织妇女参加抗日活动；结合反封建斗争(如反对虐待童养媳、鼓励女子放足、剪短发等)；启发妇女的觉悟，鼓励妇女自身解放等。在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时，就组织多样性的活动：写“三八”节的历史、宣传劳动妇女节的意义、张贴日寇残害妇女与儿童的宣传画，在报纸上写纪念文章，召开妇女干部的座谈会等等。

“妇委会”中的朱澄霞、易凤英都是广西人。她们与广西籍的上层人物接触较多，孙以瑾是安徽寿县孙家集人，出身豪门，与皖籍上层人士有社会联系；故决定由她们13人多做些上层工作。有人曾希望李品仙的妻子罗啸如，对妇女运动予以支持、做些号召。可是这位热衷的却是走私、发财；打麻将、赌博，甚至开戏馆，邀请上海京剧名角来唱戏。

“妇委会”为了开展各县的妇女工作，必须培养一批妇女干部，“妇委会”取得上级党组织的同意，利用廖磊开设安徽省军政人员训练班先例，争取到当时省府民政厅长陈良佐的同意，举办了一期“妇女训练班”。约有20多个县，送来了女青年百余名。20多县包括：桐城、怀宁、舒城、六安、霍邱、阜南、霍山、颍泉、阜南、金寨等。

“妇训班”朱澄霞任组长，孙以瑾负责教育；易凤英负责总务；军事队长、队副均由广西女同志担任。刘芳、蒋岱燕、董启翔任政治指导员兼教官。“妇训班”的女学员3月份报到，4月份上课，8月份结业。在教学中贯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训练效果很好。毕业的女学员几乎百分之百的服从分配。有些女学员无法回本县工作(如沦陷、骚乱等原因)者，则由“妇训班”分配到我力量较强的县份去。也有少数意志坚强的妇女，愿意参军直接奔赴抗日战场。“妇训班”可算是“妇委会”工作的一个很有成效的创举；曾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当电影演员的孙铮(孙其珠)，据说当年也曾“妇训班”学习过哩(孙现在湖北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任系党支部书记)！

后来，廖磊病死，李品仙上台后掀起反共高潮，形势日趋恶化。李品仙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金寨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分批作有组织的撤退。“妇委会”中的蒋岱燕(参军后改名为蒋燕)最先撤离金寨县，上海解放后曾任中苏友协秘书，后在湖南省文联工作。“妇训班”结业后没有分配工作的学员，就组成了35工作团，由蒋燕担任团长。她们向皖东一带敌后方向展开活动。在形势紧迫的情况下，全部撤退至安徽和县、含山地区，参加了新四军。

1939年春天，美国进步女作家艾·史沫特莱到六安访问，安徽省主席廖磊指派省府参事马超云负责接待工作，“妇委会”曾邀请史沫特莱为“妇委会”主办的妇女月刊《振风》撰写文章，史沫特莱撰写了《中国之妇女运动》一文，由刘芳译为中文，拟发表于《振风》创刊号。可惜的是，主编刘芳对文章的大样已校阅好，刊物尚未出版，她就奉命撤退了。后来，她听到较晚撤退的董启翔说起，才知道《振风》妇女月刊，由董启翔继续办到第5期，在董撤退后，《振风》宣告停刊。

当史沫特莱来到“妇委会”(龙井冲)参观时，正值“妇委会”处理一桩婆婆虐待童养媳的纠纷。经说服教育婆婆后，婆婆表示今后不再虐待媳妇，童养媳仍由婆婆领回。可是那位吃尽苦头的童养媳，思想恐惧没有解除，啼哭吵闹，不愿随婆婆回家。经“妇委会”多方劝慰，耐心说服，才勉强回家。史沫特莱见状，对妇委会的处理方式提出不同看法，她坦率建议：“你们应该收留这个童养媳。”妇委会的同志向她诚恳解释：“妇委会”不是政权和慈善机构，无法收留成千上万的苦难妇女。只能采取说服教育和规劝的方法。在史沫特莱理解之后，她就表现出谅解的态度，并认为“妇委会”的做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而后她面带笑容地说：“那件事你们做得对”。“当翻译方白同志说明后，引起“妇委会”同志的一片欢笑声。

出于礼节和热情，“妇委会”对史沫特莱的来访，进行了回访。“妇委会”的几位委员：朱澄霞、孙以瑾、刘芳、蒋岱燕、易凤英，都打扮得整洁朴素，来到桂家湾离省府不远的招待所——一座粉刷得洁白、内部布置相当精致的西式草房内，和关心中国抗战事业，热心于中国妇女运动的美国进步作家、国际民主和进步战士艾·史沫特莱畅谈情怀，在中美两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一页光辉的一页。

金寨，我的母亲  
激昂磅礴的史河，是您的血脉。  
巍峨的大别山，是您的骨骼；  
高耸的纪念碑，是您的记忆；  
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是您的笑容。  
那些版画般的田野，  
那些起伏的山峦，那些清澈的溪水，  
那些便利的“村村通”，  
那些大大小小的“金凤还巢”，  
还有瓜片、天麻、西洋参、灵芝，  
当然还有仙草石斛——  
这就是母亲怀抱中的风景。  
春风吹，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流，  
都让我流连忘返。  
尖利山胸襟宽阔，梅山湖温柔缠绵；  
在天水洞，我成了漂流勇士；  
走在田野，每一棵植物、每一块石头，  
都是我温暖的文字。

金寨，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在这里，红色永远是主色调。  
春风不老，我们会用辛勤汗水，  
去浇灌八桂桂花，  
去浇灌金寨人心中理想之花。

# 金寨，我的母亲

冯英